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一

明　王志長　撰

春官宗伯第三

疏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宗尊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左氏傳子太叔見趙簡子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

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燿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禮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逞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

不得以亂常衺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由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葢亦

鮮矣漢興叔孫通制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早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畋傅咸極論於晉而誚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繇漢以来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法於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任之則

禮之事終不行此麗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永叔曰禮樂之制盛於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為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乃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年禮之功亦大矣

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二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其説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説豈不博哉自漢以来沿革之制有司之傳可以覽焉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

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關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别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神人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革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吕黄鍾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王氏曰正月之吉五官皆布其象獨禮官無所布則禮無乎不用矣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

不立刑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亂此禮所以不言司

○潛谿鄧氏曰宗伯掌建邦之五禮曰春官何也

曰春天地人之所和同也春於天為德元於令為

人統於地為廣生故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產萬物

以成其為春同天覆幬同地持載體萬物以成其

為仁故春於人為仁人者仁也人天地之心萬物

之所體而禮其體也故吉禮所以仁鬼神也凶禮

所以仁死喪也賓禮所以仁邦國也軍禮仁師田

封役大均也嘉禮仁邦國萬民而親之也通三靈協五經於愛敬而神明之及交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註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列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

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春秋禘於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浚儀王氏曰禮記正義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伏羲之

時易道既彰禮事彌著古史考云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則嘉禮始於伏羲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熊氏曰即神農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史記云黄帝戰涿鹿則有軍禮易繫辭黄帝九事章則有凶禮論語撰考云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是賓禮也自伏羲至黄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疏三禮謂天地人之禮也名姓之後謂聖人大德之後生謂粢盛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屏攝謂

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生之位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壇墠孔云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孔又云墠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躋僖公左氏云逆祀也躋升也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升僖公主於閔公之上哀二十四

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引之皆證宗人主禮也○劉氏中義曰天覆也地載也非四時之和則不能生成萬物是故四時者所以左右天地生成萬物正其性命者也乃立春官春者純陽之氣法春爲德贊乎天地者也 王氏曰宗伯掌邦禮不獨宗族一事

何止以宗族名官此葢有深意四海之廣是一家之積萬姓之繁是一宗之積吾從其家其宗而治之辨其昭穆比其親疎而公之百世不遷而私之以五世則民生而心純家立而分定孝弟之風不約自成此先王敦族之要道也此堯所以始之睦九族而終之黎民於變時雍此所以先之以宗也○東莱吕氏曰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坎昭穆之等燕饗聘射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

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諂妄而瀆乎神乖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葢亦包樂於其間矣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於祀典尤為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〇昭明王氏曰宗伯兼掌禮樂天下事必有序而後和禮先而樂後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註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

疏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祼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煮鬱金草以和之

則謂之鬱鬯鬱人為首祭祀先灌也○龜山楊氏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貴氣臭而已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灌以精意尤在於此也○陳氏曰獻莫重於灌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天地雖無灌然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則天地亦有秬鬯至於社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秬鬯鬯人所云是也特不用鬱耳鬱鬯求諸陰但用之於宗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註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疏按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秠即其皮稃亦皮也生民詩曰維秬維秠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疏雞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國裳鄧氏曰王次點氏以雞人屬司空愚謂呼旦告時釁豐之禮則無妨於禮典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

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也

疏彝盛鬱鬯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

尊以彝爲法故名彝也○陳氏曰尊之爲言尊也彝

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

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

談曰有勲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

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爲常可知矣先儒謂尊實

五升彜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彜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彜歟○愚按陳氏之說似尊重於彜夫祼祭之最重者也況王及后之祼皆在九獻之中大宗伯祀大神祭大示皆涖玉鬯則後儒以為祭天地亦用鬯未嘗無據此云尊用獻上及天地彜用祼施於宗廟遂抑彜而揚尊似未安不若從鄭氏之說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註筵亦席也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王先生曰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則知筵鋪於下席加於上所以為位也又設几以為之憑優尊者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

疏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列職於此〇國裳錡氏曰俞氏謂其文有官府

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乃冢宰之事移屬天官愚謂掌祖廟之守藏固宗官事也況陳宗器釁寶陳玉貞歳何者非禮官之事耶其藏治中者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詔察羣吏者既受其治中則知其能否不敢不告也此古人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言無所忌若辭賞見於屠羊舉䘵見於杜蕢皆不拘執守非若後世依阿固位罔上朋奸雖社稷危在旦夕而假以職守不肯一言及之然則謂

天府為天官之屬者葢亦未之思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註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

疏按其職云掌玉瑞玉器之藏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國裳舒氏曰通職之文皆無追琢之意豈可以為工事况小宗伯有作六瑞六器之文則典瑞為之屬正綱維體統之相關者也俞氏以屬司空誤矣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註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疏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禮記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賞以春夏不於夏官者貴始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雜說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凡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章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也漢制

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䍁服物車旗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便利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濶略而不講其存者非其文具則徒法也而非所以為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司而太常特為儀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其改為司封則秩命歸於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駕歸於兵部自隋置殿中監而尚輦又别領於内省至此并漢失之是焉暇治禮耶○雜說司服掌王及卿大夫之服

弁師掌其弁冕而皮京絲屨皆藏於天官之屬既成而頒焉盖冢宰制國用宗伯授之以供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各屬少府貲悉出於禁令不以調大農而齊三服官輸服不過十笥其後浸侈齊官至數鉅萬而東西織室不别為令以其丞屬御府盖稍省約晉宋御府改為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太常尚無車輿服冕之辨況制自冢宰乎○李氏曰凡人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

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不得逞賤者無所覬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於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不尊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遜所以衰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註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女祧女奴有才智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疏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又云按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云祧之言超也按王制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之文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

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
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毁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
顯考已下其廟毁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毁明當
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若文武
已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文
武既為二祧后稷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太祖
也○王先生曰夫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是
毁廟之主為祧廟也文武在七廟之中為百世不遷

之廟謂之為祧得乎○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故虞書禋於六宗以尊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則虞周七廟可知矣

世婦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註世婦后宫官也王后六宫漢始

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
才智者
莊渠魏氏曰天官世婦王之妾春官世婦羣臣之妻
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古者祭祀
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
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不惟始於後宮又推之以及
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國裳鈄氏曰男
之不可謂女夫之不可謂婦猶日之不可謂月陽之

不可謂陰豈以周公而顧昧此官既曰婦而以徳行道藝之夫為之哉是職也必以卿大夫士之命婦充之而序官卿大夫士下必有缺文誤字也○愚按此官賈氏以為奄人為之後儒何氏因祖其説夫天官小臣為上士用奄鄭云奄稱士異其賢則刑餘之人斷無上躋為大夫為卿之理況經無用奄之正文乎至仲輿郝氏以為卿二人即卿之妻下大夫四人即下大夫妻中士八人即中士妻皆女官也先王辨官

用人何以卿妻適可為卿大夫士妻適可為大夫士乎或於夫人女御中擇其可為宫範者因才而授以卿大夫士之職銜以各涖於六宫之中總稱世婦舉中以為名爾葢後儒之論總之魏氏鄧氏近之而鄧氏更優矣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註内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内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

疏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李氏曰夫富貴驕人自然

之勢也矧女子生於王族尤易乘勢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宗人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其職於禮則視必由禮聽必由禮言必由禮貌必由禮思必由禮視聽言貌思無不由禮則已之所以為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宗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

所以從夫順於舅姑和於宗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内和理内和理而家可長是所以為王化之基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註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

疏内外宗皆佐王后祭祀之人故列職於此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冢封土為丘壟象冢而為之

疏爾雅曰山頂曰冢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註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國裳舒氏曰二官俞氏謂宜屬司空芬謂二官之設亦哀死亡之意也豈可以冢墓為土事而遂屬之司空哉且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丘封之度固皆有禮儀焉而甫竁祭墓又皆為之尸則其為宗官而屬宗伯厥有旨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註職主也

莊渠魏氏曰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

先王之體羣臣可謂至矣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大司樂樂師之長

疏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故列職於此大司樂教國子六樂六舞等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

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又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身足樂而不流使其文

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

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明齋王氏曰大司樂一官語多不可曉後人所用以疑周禮者或又以為後人竄入此篇漢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素所肄習大司樂一篇獻之註云竇公年百八十歳兩目皆盲文帝竒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瑟臣

導引無所服餌及至成帝時周禮始顯其大司樂一官即竇公所獻則此篇為周禮經文非後人竄入無疑而此文自魏文侯時已傳習之則周禮為周公之書亦其一證也但其文皆律呂度數神化感通之語後人未嘗肄習豈可妄意窺測且孔子定禮樂則樂書自為一經此篇之在周禮正如瞽經之瞽師龜經之卜人易經之筮人而非其全也執此而議樂猶執瞽師卜人筮人諸篇而遂欲通乎瞽卜與易道也可

乎夫不知其義而欲語其是非是以瞽者而欲評色相之美惡非其全書而遽欲識樂之統體何異於執大山之一石而遂指為大山也雖然聲樂之感人最深故聖王修道立教移風易俗莫妙於此自樂經散亡遂為後世一大缺典不有神人能通其理以紹前古之絶學者乎愚以衰病不復能勉思聊書鄭註以俟亦不能知其是否也○潛谿鄧氏曰大司樂於春官乎屬何也曰重禮也禮天序物得序而後和天陰

陽寒暑以時序而後和禮先樂後故樂屬之禮也夫樂從陽來禮由隂作隂陽天地之性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天地之德也禮天地之判樂天地之交判合天地之情也合敬同愛禮樂一體夫安可二之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註胥有才智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

疏小胥掌樂縣之灋亦與大胥别職而同官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
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
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
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
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
字林云目有眹無珠子也○王氏曰先王作樂必用

瞽者以其聽之審也國語曰瞽矇修聲是已瞽矇無所見故設眡瞭三百人以扶工因使掌樂焉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疏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及月之大小又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度量衡六者引之以證同先於律之意○國裳舒氏曰右官俞氏以為

制樂器之工而移復司空之屬笭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則與大師所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所謂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者無異也非深於樂者能之乎今與大司樂以下二十官聯附而屬之司徒則官雖多而不散事有統而不紊矣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鎛如鐘而大

潛谿鄧氏曰鎛如編鐘而大視大鏞而小獨在一簴

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尚大故也大鈞有鎛無鐘尚

細故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註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

疏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此特掌韎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揮

疏按山海經有獸如牛其尾可為旌旗之旄也○又

云旄人舞夷樂下鞮鞻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疏按公羊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卿

佐卒輕於正祭則重於繹祭則不停正祭合停繹祭至明日壬午仍為繹祭故孔子為經加猶以尤之但宣公有慼心於作樂時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

○臨川王氏曰籥二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吕於是乎生樂之本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籥章吹籥以為詩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

鞻讀如屨也鞮鞻四夷舞者所屝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屝

鞮革履也鞻者軨鞻

疏鄭註曲禮云鞮鞻無絇之屝也彼為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為四夷舞者所屝其屨無絇一也

芸閣呂氏曰鞮鞻革屨也周官有鞮鞻氏盋䜌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為韋非吉屨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

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疏左氏襄十九年季武子與晉師伐齊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臨川王氏曰征伐所得之器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征伐之功凡以為民非利其器故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干舞者所持謂楯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問龜曰卜太卜卜筮官之長

疏卜人無别職以其助太卜卜師行事故也○王氏曰大卜以下大夫為之而其官屬甚衆葢先生重其事故也先王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

著龜而名官獨曰太卜者以龜為主也左傳所謂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是也葢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黄氏曰三從二逆作内吉作外吉二從二逆作内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民與筮之數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已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工取龜攻龜

王氏曰主相龜而厳之以共占龜之用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註燋焌用荆菙之類

疏按其職云掌共燋契即士喪禮云楚焞是也楚即

荆也○王氏曰菙荆木灼龜用荆故名官曰菙氏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註占蓍龜之卦

兆吉凶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問蓍曰簭其

占易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註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

王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於天象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眡祲之所由設也○國衆舒氏曰自太卜至此七官幷下文馮相保章吴氏皆移屬天官笏謂卜

筮者所以交於神明而聖人神道設教之事其屬宗伯無疑唯馮相保章似與典禮無與然太史之職有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之文則此二官葢太史之屬也太史既掌一切禮書而屬之宗伯則此二官亦當以類附而不得屬他官矣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太祝祝官之長

仁仲胡氏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身而人理

之所不能不用者也先王之世醫卜祝史世守其事而屬身於官醫以十全為上過誤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決之卜而吉凶軍賔嘉凡有告於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而與神明交矣今世則不然醫散於民間取人者無罪殺人者無誅而妙達陰陽之冦有十全之功者官亦莫之旌用也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内不反復諸心外不謀之士庶精不謀之龜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

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數哉故民間有一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惑衆民寧破產事鬼而不求醫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王氏曰神人之交有祝以宣其意猶人相與有事於言也大祝主達誠於鬼神示小祝佐之送終大事則別立喪祝甸取禽獸寓兵又別立甸祝至於能操術禳却使善必福惡必禍

非精其事者不能又別立詛祝焉不以干大小祝者欲其心無所淆得專致其寅清之德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註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註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疏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註司巫巫官之長

雜說先王之時安有祝詛之事今特設巫祝官十餘員周公似好巫者是不然此正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至漢無此等官淫祠諂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觀漢如此殺雜方

知周之意思深長○潛谿鄧氏曰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是以聖人用之令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瀆之行正神不降感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王氏曰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言合天人已剩一合

字但常人神氣昏塞若有隅而不能相通聖人生而神靈能通幽明之故而一之其次得氣之清明者亦於天地陰陽鬼神通知其故此卜筮占夢視祲馮相保章巫祝醫官所由設也葢王心即天心也王身即天行也王左右皆通乎天道者也故王心一動鬼神與知善惡纖微皆與造化流通而無間内而徵於夢寐有獻贈之瀌外而動乎四體有食治之宜明而見於蓍龜以詔救政幽而祈於鬼神以求永貞上而觀

象於三辰以會天位辨序事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宗祝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其此之謂歟卜筮者致天命於王以斷國是大祝者達王誠於鬼神示以祈享佑故二官皆以大夫爲之秩爲最高醫按天地四時之氣養王躬救民疾所關至重故秩上士它各司其事專其業秩止中士此設官之等也聖學不明天人道否卜祝等官皆流於小道而恐泥荀子所謂通天地而不通乎人曰伎也先儒不達此

又以為理之所無無助於國家之治而欲一切屏之豈知周公之意者哉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疏按神士職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註引孝經緯及國語並是制神之處位及次第主之事神士還是男巫為之○說文巫能齋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王氏曰葢理於性命而又

知鬼神之情狀庶不入於妖怪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大史史官之長

疏小史與大史別職同官故共府史也○雜說大史掌頒告朔於邦國大祭祀則與執事卜日大師則抱天時又藏六官之所登馮相保章皆占星象則職於大史之下此職蓋述紀國事及星歷卜祝矣唯其職

掌紀錄明歴卜故凡郡國計書及天官星歴諸書皆藏於此晉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大史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象數赴告之書藏於大史明矣大史惟有此書故得紀成敗占災異也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周大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則大史兼明天象明矣〇潛谿鄧氏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於太宰聯事馮相掌辨序事以會天位保章掌以天星志日月星

辰之變動其遷屬天官可矣隸宗伯何也曰尊禮也典則灋衷於禮而後邦治一天邦治一天而後能體天而格王也○莊渠魏氏曰大史為萬世公是公非所出君相有過直筆而書以死守職故畏清議不敢肆行後世人主得自觀史以宰相監修佞詞曲筆卒亦難掩惡名宜罷實録進呈復起居注善惡皆直記祕金匱中君相不與焉史官執筆常侍王左右庶有戒心而寡過也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八人註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太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疏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云天文之次序也宿離不貸者鄭彼註云離耦也謂與其屬相宿耦

當審候伺不有差忒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註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疏以其稱氏也故云世守天文之變也○劉氏曰馮相氏考諸歷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彦羣陳氏博議曰成周建官之瀍内史掌王八柄之瀍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内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釋者以為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大抵治𪑞𨻶未甞掌文書至漢時凡有制誥則以尚書掌之武帝與淮南王爭能每為報書及賜賞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章改尚書令為中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制待詔翰林院百工校藝皆居焉其後尊重文章

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近人主權侔丞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則作制誥國朝翰林學士知内制知制誥知外制○莊渠魏氏曰内史王之喉舌王命出納由之唐虞爲納言漢尚書魏晉中書門下其始亦内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亂由人主疎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内相故有天子私人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内史之柄典國樞機其後至於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國朝

樞機先在內閣後入司禮監愚嘗參古今斷曰天子疑宰相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是為亂亡之階何以杜之曰大居正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莊渠魏氏曰內史侍王左右恐不能周知四方故又有外史在外延接四方之人咨詢治道採訪民情入而告王廣王耳目通壅蔽也與內史相表裏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

疏其職云凡治者受灋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并在府上也○東萊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髠亦曰御史在前執灋在後是掌

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操御臣下侍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莊渠魏氏曰或疑内史御史錯簡舉而屬之天官噫聖人慮萬世之防凡建官輕重必參相得也太宰贊王萬幾相權已重必又自代王言勢當擅行不顧以危其君故内史不屬於太宰執瀌争臣王之所畏而太宰之所忌憚也故御史亦不以屬大宰其將以默制相權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註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

王氏曰巾設飾之物車人為車則於冬官百工之事而巾車之所掌則設飾為主也○王先生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王之五路其馬六其僕五其右三校人之職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駑馬駟馬此六馬也大馭王路之僕戎僕革路

之僕齊僕金路之僕道僕象路之僕田僕木路之僕此僕五也戎右革路木路之右齊右爲王路金路之右道右爲象路之右此右三也然曰馬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葢春官所以爲禮夏官所以爲兵車旗之物屬於禮而馬與僕右屬於兵所以重其事也○某氏曰凡乘車兵車多無蔽覆王至尊五路必有葢喪車五乘皆有蔽及后之五路皆有容葢此職專掌公車故以巾名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路王之所乘車

疏路大也若人君所居皆稱路故有路寢路門路馬之等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司常主王旌旗

通典黄帝振兵教熊羆貔貅制陳瀌設五旗五麾夏后氏奚仲為車正建其斿旐殷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王氏曰日月為常王所建也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主尊者言之也○按巾車司常俞氏以屬司空王氏訂義則以巾車以下四官俱屬司空而舒氏則謂宜俱屬司馬愚按巾車典路司常皆以辨其名物等威為職其屬於司空謬甚即屬司馬亦似是而非獨車僕一官考其職但掌戎車之萃若於典禮無與

然戎僕已列五僕中屬夏官矣何以春官復列車僕專掌戎路之政哉意者先王以禮齊天下而師旅之事彊力先發爲尚尤易慾於禮故以車僕屬之禮官歟小宗伯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於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其義一也故曰殺不由禮謂之暴噫微矣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

疏按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則大夫采地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芸閣呂氏曰古之典祀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濿非廟不統所以别姓收族無不出於祖廟故宗官重矣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註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郎氏曰都宗人主都邑之祭禮者家宗人主家邑之

祭禮者各有司存其無失禮可知又都邑既為采地而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官有都司馬家司馬秋官有都士家士是祭祀兵刑大事禮樂征伐大權皆無下移又可知矣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註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智者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為下士

劉氏曰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〇王氏曰藝即掌三

神之濾以下精於其藝者為之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一